

德国幻想类

青少年读物大奖得主

最新力作

[德]梅希特·希尔德·格莱泽 / 著

朱显亮 / 译



跳书人



Die BuchSpringer

跳书人

[德]梅希特·希尔德·格莱泽 / 著

朱显亮 / 译

漓江出版社

桂林

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: Die Buchspringer

Text by Mechthild Gläser

Copyright © 2015 Loewe Verlag GmbH, Bindlach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Loewe Verlag GmbH

through Beijing Star Media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:20-2016-23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跳书人 / (德) 梅希特希尔德·格莱泽 著; 朱显亮 译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
2017. 10

书名原文: Die Buchspringer

ISBN 978-7-5407-8152-1

I. ①跳… II. ①格… ②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62242 号

策划编辑:谢 阅

责任编辑:谢 阅

装帧设计:何 萌

责任营销:谢 阅 戴秀敏

出版人: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773-2583322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(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 邮政编码:100176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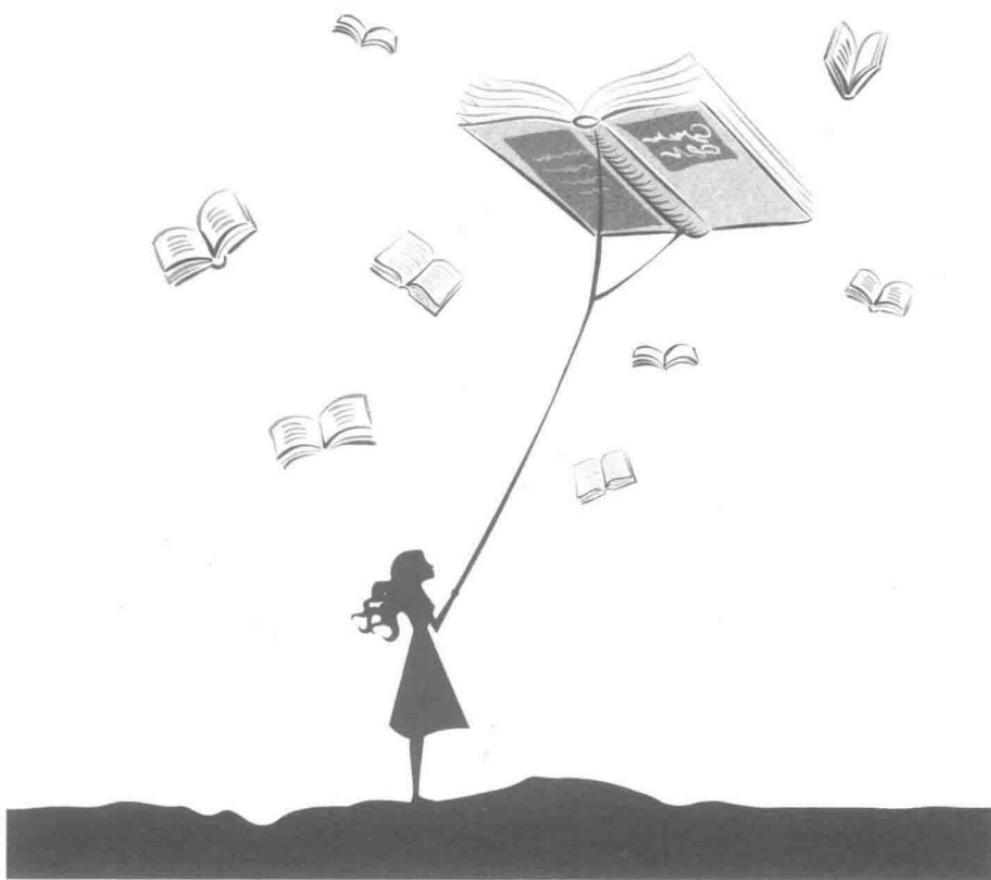
印张:11.875 字数:200 千字 印数:1—5750

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(电话:010-67817768)



目 录



序　言	001
1　从前有个小岛	004
2　秘密图书馆	024
3　奥利弗·特维斯特的口香糖	052
4　在空白行之间	067
5　寻找大白兔	086
6　大　火	105
7　发　现	126
8　天气变了	146
9　在追捕中	166
10　访问伦诺克斯庄园	185



contents

204	11 沼泽地的孩子
224	12 冬夜之梦
246	13 莎士比亚座位
265	14 思 想
286	15 被遗忘的角落
301	16 公 主
320	17 怪 物
344	18 骑 士
360	19 如果他不死的话

序 言

威尔奔跑着，他跑啊跑啊！

他觉得今天这个小岛比平时大了许多，他已经跑了很长时间了，跑得胸口都有点疼了。他穿过沼泽地，走遍平原上的每一个角落，向下到达海滩，并沿着一座墓地向伦诺克斯庄园跑去。之后进入村庄，来到石圈阵，穿过图书馆，折回他自己的小屋。然后又一直跑到被一片大雾笼罩着的麦卡利斯特城堡的后面。

什么都没有找到。

狗狗跟着他一起跑着。它那黑色的大耳朵在风中舞动着，巨大的爪子在沼泽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迹。为什么他的脚印在这里不见了呢？狗狗和威尔为什么找不到他？他从来没有丢下过狗狗。也就是说，他一定在你的某个地方。他在出门之前还说过什么话吗？也许他只是想出去散散步，或是别的什么原因？

他们沿着狭窄的小路继续向悬崖跑去。狗狗在前面跑，

威尔在后面跑。可悬崖上一个人也没有。当然不会有。在这样的天气下，没人会到这儿。一阵狂风袭来，天下起了雨。他们在世界结束的地方，停住了脚步。

不，所谓世界的尽头不过是从这座小岛再往前就无路可走了。世界将继续往前延伸，在前面地平线后面的某个地方连接着另外的深渊和水域，之后又连接着其他的岛屿。难道他去小岛后面的某个地方了？或者说去了地平线后面的某个地方了？

他们向大海看了一会儿。威尔用一只手挠着狗狗的耳背，另一只手擦着它的眼睛，好让它看得更清楚些。可是没用，什么也没看到。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已经失踪了。

怪物已经沉睡很多很多年了。

深深地，深深地在

它的山洞里，

在那最黑暗的地方沉睡着。

这期间，光阴似箭，

嗖嗖地流逝着，

很久很久了。

它曾经梦到自己醒过来了。

它睡了这么这么久，

以至于没人知道它的存在。

起初，王国里的居民们

还模模糊糊地记起

那个可怕的生物。
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

人们就渐渐地记不起来了。

现在，正当人们被

遗忘彻底吞噬的时候，

就是现在，时候终于到了，

那个怪物又睁开了眼睛。



1

从前有个小岛

亚历克西丝和我正在往旅行箱里扔东西，有毛衣、裤子、袜子等。我从衣柜里把我的东西拽出来，扔到我身后打开的旅行箱里。亚历克西丝在隔壁房间里也做着同样的事。我们本想看看我们拽出来的衣服是洗了的还是没洗的，但来不及了，我们要赶紧走了。我们已经把要走的事情商量好了。因为如果我们慢条斯理地按照一个行李单去收拾，我们很快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就会有人疯狂地来阻止我们。

在我们这个家族里，大家都疯了。每当我问起她在十七岁的那个花季年龄里为什么提着一个行李箱，带着肚子里的我离开苏格兰的家园时，她就总是说大家都疯了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只要你问她，她都这样说。她当时头也不回地径直去了德国。她怀孕了，但还没有到怀孕的法定年龄。她慌里慌张地向波鸿^①逃去。我现在，也差不多十七岁了（得了吧，还差十个月呢）。很显然，我继承了她的“疯狂基因”。

① 德国西部鲁尔区的一座城市。译者注。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。

在今天早上吃早餐时，也就是一个小时前，我突然决定，离开这片国土。我们已经在互联网上预订了一家廉价航空公司的机票，今天下午就可以走。在这之前，我们还可以收拾一下行李。我匆匆翻腾出几件内衣裤，并从抽屉里找出来几个胸罩。

“把那件温暖的带兜帽的外套带上，埃米。”亚历克西丝说。她推着填得满满的行李箱走进我的房间，还想把我的枕头塞进去。我认出了她箱子里的那条用有机棉制成的灯芯绒裤子，还有那件印着彩色苹果的大碗岛衬衫。

“我不认为大七月里能用上那件鸭绒外套。”我喃喃自语地说。另外，我的行李箱现在也塞得满满的了，但主要是书籍。在装衣服方面，我把自己的衣服限制在最低数量，只带几件极其必需的。我的座右铭是：宁可少带一件羊毛衫外套，也不放弃一本我最爱的书。

“你低估了那里的天气。”亚历克西丝说。她看了看我行李的摆放，晃了晃里面的红木色的发卷。她的眼睛又红又肿，因为她哭了整整一夜。“带上你的电子书阅读器。难道装不进去吗？”

“可是《毛毛》和《傲慢与偏见》，我是没有电子书的。”

“但这两本书，你已经读了不下一百遍了。”

“那我想要在那里读第一百零一遍怎么办呢？”

“相信我，埃米，那个该死的小岛上有足够的书供你读。当然是你想象不到的。”

我用指甲尖在《毛毛》的破烂封面上划来划去。很多时候，我都曾希望，能够跟着一个被施了魔法的海龟跑，让它指引我今后的生活之路。我真的需要这本书。在我伤心的时候，它能够安慰我。

亚历克西丝叹了口气。“你看看你，不管怎样你还需要一件很干净的外套，对不对？那个地方可是很脏的。”她一屁股坐在行李箱上，不停地拉着行李箱上的拉链。“我担心的是，去那儿不一定是什么好事。”她唉声叹气地说道，“你确定，那里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你分心的地方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小船在浪尖上晃荡着，被大海抛来抛去，就好像大海在跟它打球似的。一道道闪电在天空中划过，闪电之后是一片片乌黑的雨云聚集起来，海面突然被一片虚幻的灰暗天空笼罩住，灰暗的天空中闪烁着一明一暗的光，还掺杂着轰隆隆的雷声。海水已经变成了石板样的颜色，天空中下起了倾盆大雨，落下的灰色雨点坚硬而锋利，这些雨点砸在海浪上，磨尖了海浪的浪尖。连同在地平线上高高耸起的陡峭海岸线，以及汹涌澎湃的水流撞碎在海岸线的悬崖峭壁上的自然奇观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些自然奇观着实让人感到敬畏，甚至害怕，但同时让人觉得美得不得了。

不过，这么美的事物现在看来不再那么美了。因为我竟然在这么一个暴风雨的天气里坐在这么小的一只小船里，

我不得不使出全身的力气紧紧抓住我的座位，以免我从船舷上被甩下去。浪花四溅，并且溅到了我们的脸上。当那个为我们摆渡的男人发动引擎时，亚历克西丝急忙护住了我们的行李。

突降的大雨用仅仅几秒钟的时间就打湿了我的全身。我冷得要命，所能想到的，就是赶快到达目的地。而且目的地一定要温暖，要干燥。我们的飞机从多特蒙德飞到爱丁堡时，天空还很明亮，太阳晴空万里地照耀着。虽然在天空中有几朵云彩飘过来，但那时我们乘坐的螺旋桨飞机已经到达梅恩兰岛的萨姆堡机场了。梅恩兰岛是苏格兰海岸线上设得兰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，但梅恩兰岛上那种世界末日般的情景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。

我眯起眼睛抑制着海水的刺痛，这时一个新的海浪向我们的小船猛地袭来，亚历克西丝的自制毡布挎包差一点儿被卷走。我觉得我很难牢牢抓住我的座位了。冰冷的海风早已把我的手指吹麻木，它们很难听从我的指挥了。要是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样一段描写风暴场景的话，我一定会感到非常愉悦。即使我感到恐惧和害怕，也会始终保持着一种在毛毯或沙发椅上读书时的那种温馨的感觉。可现在，这种感觉一点痕迹也没有了，而且我清楚地知道，与文学作品里描写的风暴相比，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真正的风暴。

下一个海浪比前一个更加不耐烦，它直接向我扑了过来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仓促地吸了一大口气，不巧的是我

没吸着空气，却呛了一大口海水。我马上咳嗽起来，试图把灌进我肺里的海水吐出来，亚历克西丝也急忙探过身来拍我湿透了的后背。这时她的手提包从船舷上被甩了出去。该死的！但亚历克西丝似乎对我们要安全带上岸的东西，都不屑一顾，对她丢掉的手提包连看都不看一眼。

“我们还会有的，埃米，很快！”她喊道。她的话音一出口，就被海风卷走了。“请记住，我们是自愿到这里来的。我们一定能在施托尔姆塞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假期。”这话语听起来似乎很开心，但实际上她的声音因为她抑制着内心的恐慌而变得很嘶哑。

“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在逃避某些人。”我回答道。我把声音压得很低，但亚历克西丝可以听到。我们都不愿意想起这次旅行的真正原因。我们决定从家里逃出来，就是为了忘却过去。为了忘掉她男友多米尼克离开我们回到他前妻和孩子身边这件事。也为了忘掉我做过的那些蠢事……不，我已痛下决心，再也不去想我的这些事了。事情往往就是这样，完全出乎意料地发生着。

装在小船船舷外面的马达发出的声音与风暴的轰鸣声竞相吼叫着，雨越来越大了，使劲地敲打着我的头和肩膀，胡乱地抽打着我的脸。随它去吧，反正我已经浑身湿透了。不过，着实使我高兴的是，我们离小岛越来越近了。施托尔姆塞，我祖先的家乡。透过湿透了的刘海，我凝视着对面救命的海岸，希望我们的船夫驾好小船，不要把我们撞碎在悬

崖峭壁上。

对面海岸上的悬崖峭壁看上去很坚固，锐利而致命。

这些悬崖峭壁足足有二三十米高，巍巍屹立在蓝灰色的海浪上。在那高高的悬崖峭壁边上，在那海风肆虐的地方……

……站着一个人。

起初我还以为是一棵树。但后来我意识到是一个男人，他斜着身子顶着风暴站在那里，向大海深处眺望着。一个满头短发、披着随风飘扬的斗篷的身影，从那高高的悬崖上注视着我们。他一只手搭在他的眼睛上，另一只手放在一只巨大的黑狗的头上。

我浑身打着哆嗦，呆呆地回头望着他，此时的小船已经慢慢减速下来。我们绕了一个弯向小岛的东海岸进发，把悬崖峭壁抛在了我们的身后。那个身影渐渐地缩小下来，最终消失在我的视线中。

不大一会儿工夫，我们来到了一个码头。虽然码头差点儿被海水淹没，而且非常危险地摇晃着，但我们的船夫用了几个简单的技巧，便使小船稳稳地靠在了码头上。我们跌跌撞撞地上了岸。

终于上岸了。河堤很滑，雨依然下得很紧，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——施托尔姆塞。这个词让人有一种神秘感。它听起来充满希望，但同时有点阴森森的。我从没来过这里。亚历克西丝很长时间都没有提到这个小岛了，直到我上小学的某个时候才注意到了这个小岛。因为并不是

所有的孩子都能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学到德语和英语，而我有个英文名字，叫作埃米·伦诺克斯。亚历克西丝也遮遮掩掩地承认过我们是苏格兰人。但从那个时候起，也就是她十七岁怀孕时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然而现在……

我们沿着一条泥泞的街道艰难地跋涉着，突然间，我们行李箱的轮子陷进了泥坑里。街道两边零星地分布着小房子，只有少数房子上盖着人字形的屋顶，下面是土坯墙，墙上有弧形的玻璃窗户，窗户的后面跳动着黄色的灯光。我不知道我的外婆住在一个房子里，我还希望这些房子的内部比外部看上去更耐风雨的侵袭。

那个男人，那个把我们接到这里来的男人，咕哝着说了一些关于酒吧、啤酒的词，然后就消失在一间房子的门后面。亚历克西丝从容不迫地走进斜对面的一间小屋里。她似乎铁了心，哪怕背离文明很远，也决不回头。我吃力地跟着她走了进去。可我的行李箱又陷在一个泥坑里面了。我抓住箱子上的把手，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拽出来。“但你母亲是否住在一种……哎……一种房子里，或者还没有？”我叽里咕噜说着，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外婆那么疯狂。疯狂，疯狂可能还意味着她吃树皮，穿冷杉果鳞片做的衣服，与森林里的动物一起住在露天里……

亚历克西丝没有回答我，只是在黑暗中朝我挥了挥手，示意我跟着她走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行李箱猛的一下从我肩上

滑落到了地上，泥浆溅了我一脸。哦，太棒了！

不过这时亚历克西丝的头发也全都淋湿了（就像洗发水广告里的一个镜头），我觉得她更像一只落汤鸡。我虽然不高兴，但还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她往前走去。

街道慢慢地变成了土路，还有些泥泞，灯光渐渐地被我们抛在身后。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出刚刚经过的有灯光的地方是一个小村庄。凛冽的寒风从我们身边吹过，而且通过我湿透的羊毛衫针织孔吹进去。当我想对亚历克西丝说点什么时，雨点突然噼里啪啦地打在我的脸上。好吧，那就让我们到南美大草原上溜达一圈好啦！

“刚才在悬崖峭壁上站着一个人。你是不是也看见了？”我喘息着说，想分散一下我随时随刻要被冻僵的感觉。

“你说的是在莎士比亚座位^①上吗？在这样的天气里？我也很惊讶。”亚历克西丝喃喃自语地小声说道，我没有听到她在说什么。“等一下，我去拿你的行李。”不久，她从我们刚刚爬上去的小山丘顶上拿来了我的行李。

我迎上前接过我的行李，然后我又跟着她爬上一个高地。到了上面我才看出来，我们已经登上了一个高原。在远处，我们又看到了新的灯光和像小山一样的城堡，它们在夜空的照映下显现出来。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城堡里闪烁着明亮的灯光，在城堡的后面，在我们右手边的一幢巨大的庄园住宅里的几个窗户里，还亮着灯。道路在这里分了

① 一个悬崖峭壁的名字。